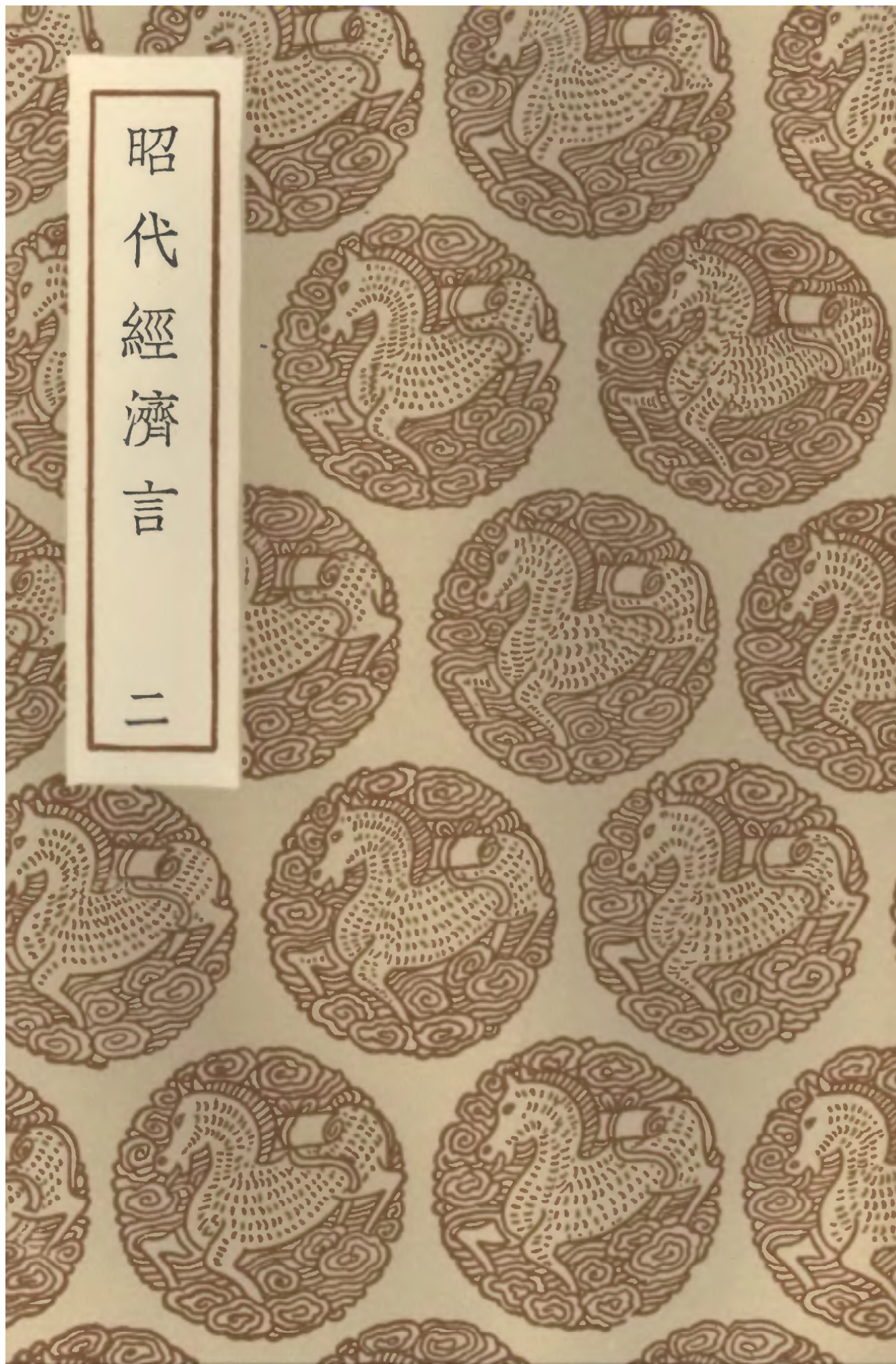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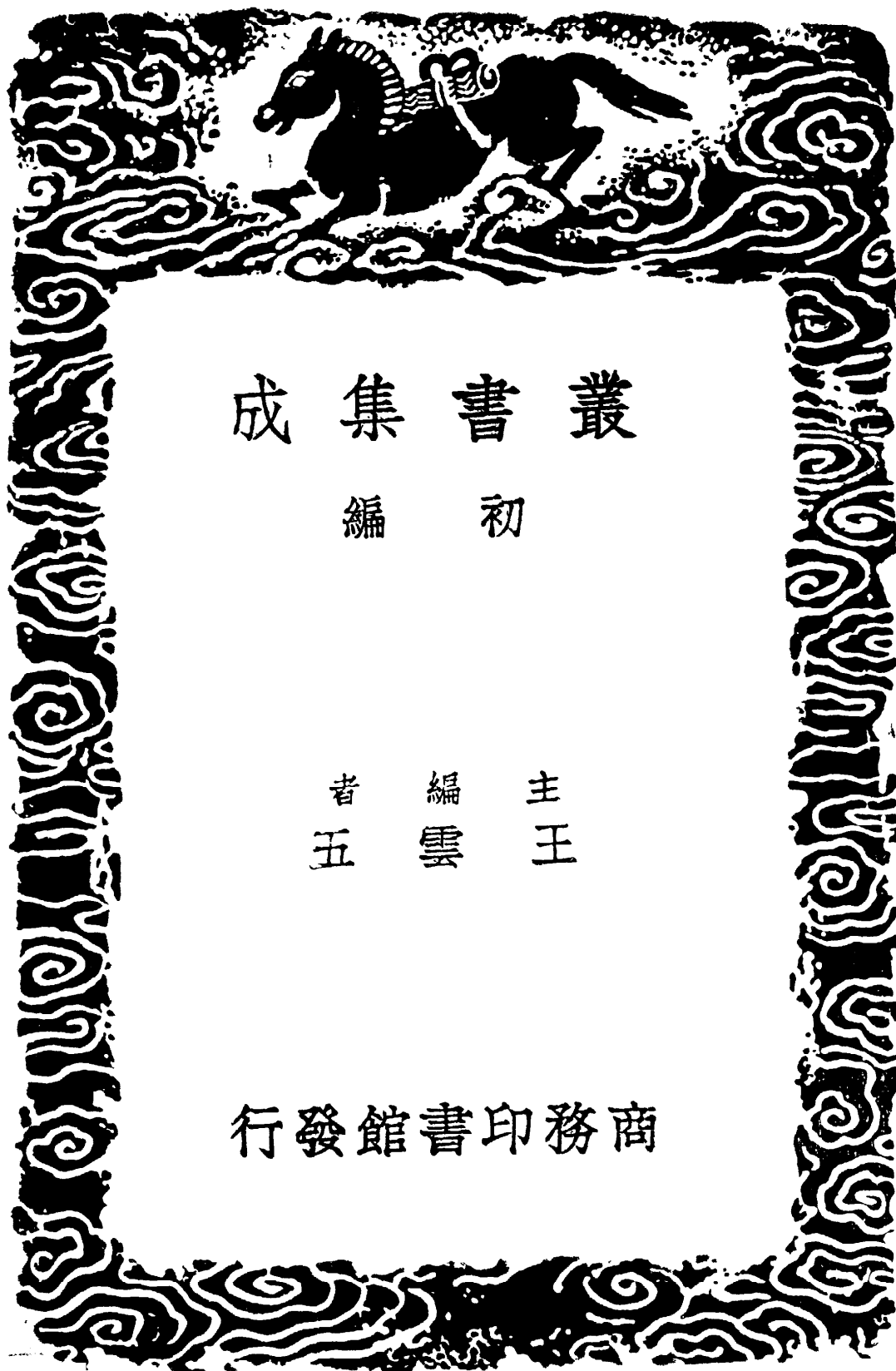


昭代經濟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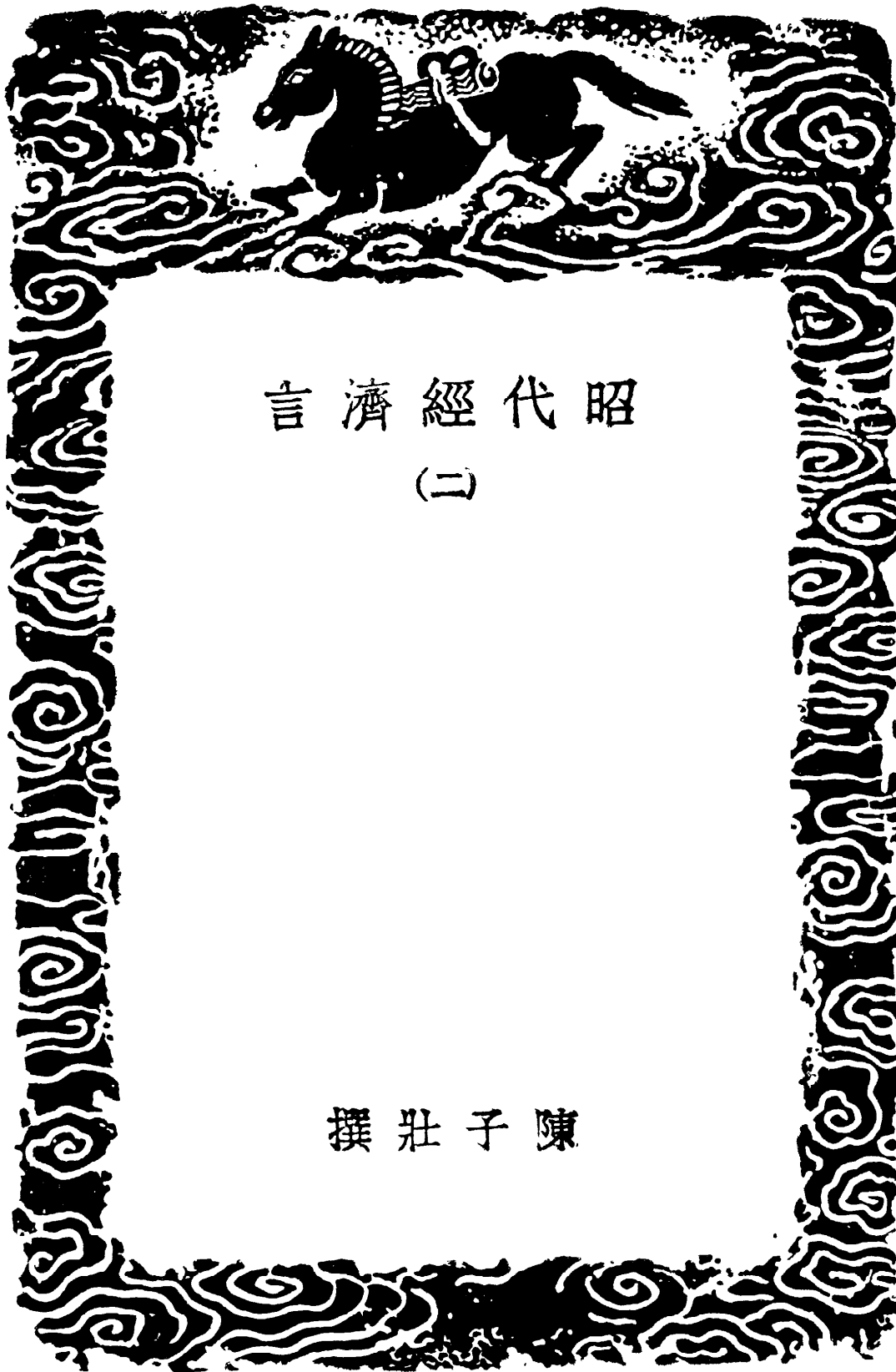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昭代經濟言

(二)

陳子壯撰

昭代經濟言卷六

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狀元官至翰林修撰

扶植綱常疏全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歸伏讀聖諭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自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之孝也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君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德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

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解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不知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決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疏也。枉己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亡親。陛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廢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

今則爲忠臣。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覩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宋文丞相祠堂記全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立萬世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主和議。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之。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虜次皋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挺身獨往就之。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履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太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饉。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

二主開督南劍。敗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墮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亡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昂。發死於池。姚訔。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綱。公開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饑。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不止一處。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亦不止此。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丕憲。割田贍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爲人臣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八年進士。官至吏部尙書。贈太保。謚文襄。

馬政疏全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陝西。延綏。甘肅。皆防胡重鎮。節因戰馬缺乏。荷蒙孝宗皇

帝專設風憲重臣督理其事。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一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興舉頗難。凡所窺畫。處置皆遵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今草場地復收。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廩羅列。孳牧稽考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雲錦成羣之盛。其於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爲無補。至於招番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蓋金牌舊制。三年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運送一百萬斤。轉輸千里。所費不貲。後因邊方多事。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招商買運。不煩轉輸。故邊方旣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茶司之所易。卽苑監之所牧。苑監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又恐仍蹈前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爲便。又陝西軍務。莫先於馬。頃自胡塵弗靖。戰馬告乏。各邊之仰給無窮。公帑之所儲有限。及命臣督理馬政。二年有餘。孳牧茶馬。輕之先年。號增數倍。顧三邊戎廩。倒亡相繼。支應不敷。看得靈州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相多寡。故有間年關領之例。又因勢囑賄通。濫收不堪。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鹽弊多。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鹽法。近來寧夏鎮巡衙門。借去宏治十四五年鹽課。修理河渠。工程旣未成緒。倉場糧草。亦未充足。而鹽馬之制。遂廢。以

此總制秦紘苑馬寺卿車霆先後論奏皆欲增廣然當久玩積弊之餘爲改絃易轍之舉思之不熟終不免法立弊隨有損無益行據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鹽池查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小池增一萬五千引大池增三萬引每引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有多餘者依律掣繫追問至於固原慶陽二鹽場每引仍收臥引銀一錢通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召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課鹽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許於鳳漢二府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宏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報罷宏治十三年以前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怨聲載道合令相兼支放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宏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之人展轉影射難再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官庫寄放聽慶陽及固原兵備提督稽察每季理鹽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送臣等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則邊計庶乎其不隳也

王 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探花官進吏部侍郎贈太傅諡文恪

制科議全

國家設科取士之法亦甚精密矣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

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尙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於其間。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醇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竝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豔。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徒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也。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己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然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兼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無可蒞乎習矣。近年頗尙策論。而士習旣成。亦難卒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不易乎。曰。科不綏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

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綏易也。

邊議八事疏全

詔旨令廷臣再議禦□方略。臣竊見會議之際。心之所見。口不能盡。言之所陳。疏不能備。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一曰。定廟算。臣竊見□□猖獗。屢見邊陲。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諸將。狃於久安。視□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敢當鋒。時大同之勢。倒懸。幸而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如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入則憂惶。稍緩則泰然。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篩雖號桀黠。然比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方。其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得以跳梁。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亂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夫在□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陛下一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入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著勳略。可當閫外之寄者。誰歟。非惟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乎。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略。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喻。卽如我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

伐。則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昭靖王沐英、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德。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擢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皆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無克矣。二曰：重將權。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盛，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多，威奪於位，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尙書秦紘、諸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尙可用也。乞依祖宗時用王勰、馬昂故事，起取總制，沿邊諸

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大同有急。宜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以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候邊事有緒。賊不至。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三曰。嚴法令。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際。生死在前。不有死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三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卽斬首以徇。臣非敢贊之以殺人。蓋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四曰。恤邊民。蓋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陣。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上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給。戰雖有首級。而已或不得爲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尙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尙望其効力而趨戰乎。臣愚以爲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存恤撫慰。錄其子孫。其被虜之處。亦宜放免稅役。曉然知朝廷不忘邊人。如此則人人感激。而不

肯効力者。未之有也。議者以爲。方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五曰。廣召募。且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智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讎。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室。自報其讎。較之京軍。豈惟無益。固亦有所擾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知加恤。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勝兵矣。六曰。用間。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萬戶。小王子舊常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迂。臣以爲。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攜其黨矣。七曰。分兵。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宜加一縣。而無不破矣。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

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繼其後。又一軍衝其中。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常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八曰出奇。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此虜尤難以力較。可以計破。國朝名將如楊洪之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尙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候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往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剋虜。以爲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能。而上下相牽於文議。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遲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

講學親政疏刪

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

人精祲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也。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之人多。未見其有得也。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宏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閑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而聽政。視朝而聽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又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天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

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嘗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不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不過是矣。

儲 罐字靜夫。秦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謚文懿。

馬政利病疏

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利病可知。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照日漸加增。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陝西。自宏治元年至今。節次其討過七十餘萬。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一十餘萬。可謂費出無經。靡費不貲。及照本寺寄養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備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

馬寺所蓄馬匹足備征調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玩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宣府大同給銀買補不計其數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陪償鎮巡大臣又多闊略把總等官乾沒貨利至於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汪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又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不爲有司尅減必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隨死隨討原其本心非全爲馬伏乞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如有奸弊聽其參究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効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地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尙有科道點閱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守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蔡 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

時政議刪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因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

彗星之異。天道元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旣振。朝廷旣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恭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武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某爲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懦懦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尙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資者。乃多尅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

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乎。紀綱以捄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旣戰之後。我之虛實。旣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亦足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併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以防察。而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爲總。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捄時之急務也。

席 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宏治庚戌進士。官進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襄。

急簡要以活饑民全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轉展。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此。各官已嘗具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壺水以洒涸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爲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爲甚。江南應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饑握腹垂命旦夕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免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尙能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概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爲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爲民。今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庫。旣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姦。至簡至要。可以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款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一月終起。至麥熟

爲止。以四個月爲率。江南十二縣。約用米五千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支十萬兩。通錢糴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姦弊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而午卽受惠。三四舉而卽免死亡。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此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徐禎卿姑蘇人。宏治時有四傑。徐公亦與焉。

崇化論全

夫治生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知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尙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尙羣。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由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愨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詠於羔裘者也。若乃廉恥道喪。國維殄絕。汚伎交門。邪曲黨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何不亡。故嚴正忠

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元。阿附成風。固祿客寵。依敝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穉。廉夫秉慤。則曰茸材。毀螽摘疵。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穢。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廕。沽軍功者。有上賞。問豪賊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羣。樗櫟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隱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睨患於無形。智者。深慮於未萌。或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衰遲之漸也。夫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於人乎。若能補過反惠。滌穢布新。砥礪道真之朴。以宏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墮疆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稂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駘。羣驥之所必踈。尙何賞而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醢則蚘生。施餌則魚聚。質染則化。蟲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夫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

昭代經濟言卷七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宏治十二年進士討宸濠有功封新建伯謚文成

申明賞罰疏全

竊議招撫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佯服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道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也出於避禍其終也從其爲惡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者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方句攝將至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是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移文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勦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爲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

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寇。今南贛之兵。尙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乎。如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能有所成。況等腐儒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萬。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張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而已。故班師未幾。山林之間。復以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兵。精者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切以爲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舊年正月十五日抵贛。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司官。即便依律調撥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發調策應。但係軍情緊急。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等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強賊肆行劫掠。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即時差人申報。合於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卽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時以前官久缺。

未及施行。臣卽刻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托逃避。思效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唯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念賊盜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於饋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

陳言邊務全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爲今之大患。在於爲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爲固祿希寵之計。爲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爲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患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端。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

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偏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以爲之相。尙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有一人。萬一□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尙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

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據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人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其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逐水草以爲居。射生畜以爲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旣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旣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矣。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

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將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口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城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使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裔。緣者以權力而強爲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官以不庇乎。苟戾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勅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

其死亡者。非其父兄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讎。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以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計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而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過失。皆置不問。則我師長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

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日以匱。我盛則□日以衰。我怒則□日以曲。我逸則□日以勞。我堅則□日以虛。我銳則□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之道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忽其微。乞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國惓惓之至。

邊方缺官薦賢才贊理刪

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性情。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

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尙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

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林俊

慶幸討戮叛賊全

臣待罪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轢同類。摧割羅織天下之人。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邪。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尙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豈容逕遣榮王之國邪。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邪。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

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况天位至貴者邪。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邪。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圖。噫。聞亦傷心。况賊瑾舉此等事邪。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草一疏。爲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賁進。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廛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爲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爲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早有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邪。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陛下如高宗仁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陛下撒行回內宮。倚三宮爲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如其未然是。永尙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得無過邪。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邪。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若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既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

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隲望蜀窺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它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爲失刑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讐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辜累朝厚恩獨忍忘邪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狠回遘贊逆賊以亂人國睨神器孰不可忍邪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爲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漏網者則聖德日光聖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稿隨本上進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閒老病疎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尙知憚而易意矣

張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永嘉人宏治辛巳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尙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諡號。臣謹按漢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元宗追諡爲文宣王。宋眞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平帝時。始封諡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國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又前布政夏寅。作政監曰。唐元宗開元。旣尊老子爲元元皇帝。尊太公爲武成王。則追諡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諡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爲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諡法爲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爲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邱濬論曰。后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諡

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爲諡。然文之爲言。諡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若宣之爲言。諡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諡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諡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爲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諡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尙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元宗開元間。詔追諡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大定間。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先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邱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

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尙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一簋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付。內簋十。簠全。豆十。蓋全。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尙書周洪謨議。詔增六佾。舞爲八佾。加簋爲十。

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之祭。舊有十簋十豆。故增爲十二簋豆。蓋尊以天子之禮也。郡縣之祭。舊惟八簋八豆。今增二焉。止爲十簋十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簋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尙詳審之。又夏寅曰。簋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臣當時論奏。以其十二簋豆八佾。惟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杞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簋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簋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坐。至元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廟堂上。其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左之進曾子。子思。竝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竝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熊禾曰。宜

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焉。爲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皙、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理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章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于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

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臣謹按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鐸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鐸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祕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衆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毋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

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給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纓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後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

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萇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萇，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廟庭從祀，申萇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虺，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萇、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爲申萇、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旣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揚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鄭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竝黜况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

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宜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竝居於尊賢之堂。其歿也。乃不得與張、邵、竝侑於先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開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忘君親而不恥仇□。昔人謂其專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於其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

書則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爲有功於朱熹者。死可作朱熹之志可知矣。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之所著者。沈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則祀之。竊以元定。蓋亦勤斯道而竄死於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率多正論可采。宏治初。曾奉旨會議。率爲沮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尙書傅瀚力詆鐸言爲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爲有見。不可遽易。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於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爲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易之。後世竟不以爲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脩。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

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廟議全

臣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聖詔傳宣。愚氓不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皇上聰明中正。諱已察之。茲言也。上于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爲皇上言之。昔漢安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爲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爲干紀亂統。人至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武宗皇帝之下。與孝宗之統。傳之武宗。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皇上。序獻皇帝於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蓋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如謂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廟。當奉以親私之禮。尊尊親親。竝行不

背者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爲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皇上不爲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非由人奪。何忍一旦遽爲小人所破壞邪。

病痊陳奏刪

臣欽奉聖訓云。卿性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初思太剛則折。宜濟以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况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畏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蔽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辨。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

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日宣三德。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於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習俗美。非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旋進旋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時。夫旣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歎耳。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元齡。杜如晦者乎。有則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疏踰戚可也。皇上若求之於今。所知之者。臣恐亦狹矣。昔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元宗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元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真卿。則唐常可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耶。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

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疏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旣爲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真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伏惟聖明加之意焉。

昭代經濟言卷八

金 肅字敬齋浙江海寧人宏治時仕寧國教諭

節論全

凡論節於家以妻國天下以臣通古今也余竊謂二地也道均而力殊效齊而功差天君也夫也地臣也妻也互古地不得違天則臣不得違君妻不得違夫茲不謂道均耶有守則不得私避有歸則不得獨己此臣也與荒蔀冷寢貞濫人鮮別生死物莫恤者異矣茲不謂力殊耶節於國國可再造節於家家可重興茲不謂效齊耶有輔則易成有激則易烈有著則易傳幽陰之地無輔也無激也無著也當其時勢且與凡夫成家者倍蓰也茲不謂功差耶以是較之則妻節之難之重於臣不亦然哉

說吏全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後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更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尙寡也

務真全

古者文章氣節經濟性命之士如鳳毛麟角寥寥哉代不數人當今之世綜詩文則曹劉接踵徵氣節則

龍比、連肩。語經濟則人人管，蕭譚性命則家家孔。老是何今日之氣化，反盛於往時也。嗟乎！古人多本色，今人多贗物。古人務其內，今人務其外。甫操筆伊吾，氣盈趾高，秉鉞登壇，目無先詰。偶嬰逆鱗，逢怒得譴，沾沾自滿，滿面皆龍比。人物以爲大丈夫事，止于此而已，不勝其脂韋繞指之心。頭頂綸巾，手揮玉塵，慷慨自許，不曰隆中臥龍，則曰東山安石。或出而萃百人干旌之下，亂矣，談孔說老，倒峽其辭，懷仁負義，成仙證佛，欄柄在手，而或失聲破釜，見色豆羹，識者嗤焉。夜光明月，世不恆有，假魚目以爲珠，飾砒碇以爲玉，則充肆矣。余願今之君子，無亦務其真乎。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宏治六年進士，官拜刑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謚康惠。

一條陳弊政疏刪

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恤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濟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爲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爲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

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練選。號十二萬。爲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梁債帥。濫於其閒矣乎。卒徒者。果皆齊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數於其閒矣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京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彈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寢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爲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盔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勇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卽詩之所謂萬年保其家邦者也。無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窮軍不致嗟怨外逃。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莫不畏服。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遞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任使陝西。右布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

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賚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僱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概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閒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恆心也。恆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

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征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卽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恃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積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卽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國計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著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已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半售。或有銀而責其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已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無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

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欠。寧鬻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防。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作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卽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爲己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參。若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致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爲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

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之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事有盈虛。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所入之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恆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蠹於兼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於苟且。而水利塘防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

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熱心而成化。皆未得爲中和之極。宋儒程氏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旣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

論知人安民疏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爲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要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

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阻。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贈少保。謚端敏。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爲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持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

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處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至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嘗歲爲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是猶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急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隔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急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若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流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爲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于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爲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爲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聞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

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禍猶小也。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灌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北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爲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爲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掘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淹或憂再塞不若趁冬水涸冰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二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與尙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爲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

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以爲河之東堤。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阻之時。更加濬闊。以爲運道。仍於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掘之處。有礙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閒田。扣除糧稅。而量措與開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疏。勢之難易。臣等不會親歷試驗。未敢就定。爲是乞勅總督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趁今興役。開掘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旣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併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勅戶部計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買鹽引。令其賣補竈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僱役近河貧民。併備用器物。興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興此鹽利。况我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于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爲大利。且鹽旣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常爲。然以爲難者。第恐勢要徇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爲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于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於北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之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使北人漸次效

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臣愚又念豐沛南北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其河道役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糾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國家南北咽喉之地不至阻絕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復修海運以備不虞。其爲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沁水至武陟縣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以來始塞。是河流因沁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荊口舊河可開則開。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北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守令定例全

臣惟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宏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或副使於

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卽改左而三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卽望轉而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則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饑也。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耕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穀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巡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往時巡按秉權太重。行事太過。先朝考定憲綱一書。以爲矜式。其與三司知府等官相見。各有定禮也。其職任事務。各有定例也。今則藩臬守令。皆不得專其職者。而事皆稟命于巡按矣。甚而巡撫固位者。亦不敢專行一事。而承望風旨於巡按矣。相見之際。知府以下。長跪不起。布政以下。列位隨行。甚者答應之際。皆俯首至膝。名曰拱手。而實屈伏如拜跪矣。至於審刑議事。考覈官吏之際。與奪輕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至商確矣。一有剛正不阿。可否其間。或專行一事者。豈惟巡按惡之。衆皆疾之。或陰註以數字之考語。或明摘一事之過失。而劾退之矣。由是布政以下。皆以作揖爲名。日候於御史之門。而無暇各行其政。甚者公文往來。皆必親遞。而布政使方岳之重。按察司外臺之長。乃躬任鋪司鋪兵之役。而不恥矣。彼爲布政者。則曰。我姑卑巽數月。則有京堂之陞矣。旣爲都御史巡撫。則又曰。我姑謙遜數年。則有部堂之擢矣。不然則劾隨之。能得此乎。由是內外大小官員。皆以持循保位爲賢。而慷慨任事者爲不謹。忠正之人。因是而黜者。

多矣。孰肯體國憂民，爲之興利備患耶？此今日致民饑困所由也。今使大臣有如富弼之賢者，陛下委金萬鎰，使之馳往地方振救，欲發倉廩，則倉廩皆空也；欲買糧食，則米穀絕無也；欲勸大戶，則大戶自不給也。欲知饑民實數，則守令素不之究也；欲委官，則無實心行事者；而或差占於巡按，則不敢承命也；一人耳目有限，將如之何哉？不過公文行下，而造冊報上，曰賑過若干而已。其生其死，誠不能知也。此今日之饑荒，實不能救，而後日之饑荒，所當急備也。聖旨所憂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者，此正可憂之時也。臣惟曰：回士風，變治體，而皆復祖宗之舊，此今日救民之急務也。然此事大臣不敢獨任也。惟聖明張主於上而已。何者？臣僚昔皆陞速，今緩其陞，則怨；御史先旣權重，今抑其權，則怨；怨則劾，劾與謗皆大臣之所深畏也。今日職位退亦可矣，而歿後議及贈諡，則又以有無彈劾爲應否。由是浮沈保名者，恆得志，體國任怨，莫之敢矣。臣故謂保民今日急務，在聖明張主之而已。伏候聖裁。

李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宏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應詔上書全

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若，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爲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

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尙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今倉廩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尙有嚴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圖。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

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撻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矣。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天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何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而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

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是以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宏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旣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于焉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派科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旣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皇親家、皇親家，旣奉天子僉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家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

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廢梵。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曰。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句攝轉相牽聯。荒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塗泥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夫王畿天下之本也。徒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馬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尙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而聚于下。公家削而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于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

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令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毋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亡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卽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

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風。蚤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愴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瞽瞍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爲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罪。未聞有罪而赦之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少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亦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

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錦衣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爲禮水決則匱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女子開張店房邀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桂 萼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全

臣惟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爲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爲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尙微。潛藏地中未動。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醫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嗜欲者。醫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嘗體驗之。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微露。萌動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主靜。伏願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乎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有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上勤聖心也。伏乞俯賜批答。臣請次第陳上。

昭代經濟言卷九

楊繼盛字叔山直隸容城人嘉靖登第仕至兵部武選郎贈太常少卿諡忠愍

乞誅奸險巧佞賊臣全

方今在外之賊惟□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虜者犬羊之盜疥瘡之賊也賊臣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虜之先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前有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盛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嚴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卽差人

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人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有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心。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慎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也。及今則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旣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何如。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

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也。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懷庸鄙。奔走嵩門。爲嵩心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倉皇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也。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鵠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亥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篆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尙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旣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

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丹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嘗自嘆以爲養虎貽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深入失道。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襲。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襲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襲。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襲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襲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汝襲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襲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庭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外之臣。遭

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部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于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曲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于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旣怨恨思亂。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口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罕儷。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勲者。雖貪如盜。而亦薦用。奔競疎拙者。雖廉如夷。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

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歔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結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廠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

熱懷圓融。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之臣。寧忍負于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拔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固從。猶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于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此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姓蒼生。

之塗炭乎。况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幸復今職。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論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外賊何憂其不除。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

諫馬市疏全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陞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身。何以克報。况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切惟去年口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虜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勦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恥。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

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于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醜虜。反不能生擒會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匹婦。尙不可少失信義。況于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眞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幡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積器械者爲何。不有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于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威重。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口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効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亦惰其儉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攜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

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肆也。今乃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啓百姓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至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虜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深謀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雖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脩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市之後。或別有所

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而入寇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厭之欲。可以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也。又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况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馬市。暫係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耳。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搶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旣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于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于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脩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牛秋殺之迭行。

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並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生。四肢俱已癰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藥石。將不至于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于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以得計。而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我莫敢敵。虛實旣已窺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易青蚨之利。是昔日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議之。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鵲突。有欲謝重擔于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口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口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

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其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輒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痿疲。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患。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壓。非市馬小利。足以繫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于闕前。驅醜類于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甚。

王廷相

修舉團營事宜疏全

切惟蓄威昭德。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享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旣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兩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籍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茲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

乞以在營切要三事。勅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畫。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修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用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爲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宏治十三年十月。內爲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爲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二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卽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以五千六百名。外衛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羸。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供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奮錘以奪其習。而弓馬之藝疎。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到司。司吏措勒。縱是真

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尙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俱係大營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懼營操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躲閃差役。由斯三者。軍士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弱尪羸。體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卽時摘牌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爲事久不回營等項。子男弟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頗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卽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較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照收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併各處做工拽木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宏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爲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餒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曰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曰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

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著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陪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餓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真。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以舊例止之。夫法難執一事。有時措。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卽如下場之馬。宏治以前。尙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矣。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著己而不肯陪。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競其職。以爲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爲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存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二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怠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觀薊、霸、二州牧馬未開地土。薊州地尙有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地尙有五千二百四十

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居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爲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糧草之資。反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乞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餒養無法。軍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恤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臃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於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臃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卽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餵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臃者。有無臃者。除上臃中臃者。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臃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操練。每一把總下。會集一處會餵。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臃。悉皆免其會餵。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大。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爲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

用馬匹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爲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巨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軍士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之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度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爲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著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滾刀。戈矛牌銃。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辰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再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夫教習不倦。則藝射精。趨射精。趨則膽氣倍增。膽氣倍增。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曉韜略之將禦之。則或正或奇。隨所願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督教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管軍士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請罰治。其試中軍士八

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賞推用。每二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著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考察御史疏刪

近年以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博採。以察下之隱微。況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用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卽當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恤民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申冤理枉。切惟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能得其真者。況權勢之家。問官懾於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如神明。樸實之民。鈍口奪於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於草菅。粗疎之吏。才情拙於鞫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不得其生者多矣。旣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咎。職此之由。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明刑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卽與分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獄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考察。一揚清激濁。切惟御史爲朝廷耳目。出巡於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考察。憑之黜陟。其關係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蹟與否。但見其奉迎齊備。禮貌鞠恭。便以爲好。卽一槩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奸大貪。蠹政害民者。則或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爲甚。合無今後御

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卽行考察。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公輔之臣者。在州、縣、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舉薦。其中人以下、平常之流。止可註在考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反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蹟。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良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蹟。造冊呈院。以憑考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考以不職。一本院筭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係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巡守官員。一一如期完報。有等漫無才智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干係利害之事。則推托閃避。遲留而不爲。干害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至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急爲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已未完數事。造冊呈院。以憑考察。其有邊夷等項事情。難以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排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乖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約束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

本爲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假聲勢。外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阜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查訪得實。回道之日。考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共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無罪拿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於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勅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議禮處。非所以論於朝廷之上。若據禮制名。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回道之時。考以不諳憲體。

皇甫汈

原墨論全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興金輦壁。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蓋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于豪門。質貸遍于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干利。其用亡窮。捄讐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亡于秦而取償于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污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舛。塗屏錯跼。賢良斥其爲蝨而已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紆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探宸衷於閣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嚙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宜於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金景輝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全

自古有天下。必轉輸天下賦稅。聚之京畿。充足國計。以固根本。召四方商旅。會於都邑。以通貿易。如漢之鄭當時。王。安。世。唐之田宏正。元之郭守敬輩。皆能興水利。通漕渠者。逮我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命大臣。疏會通河。開清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運。仍於京城內外。置倉廩以貯天下糧儲。建場房以畜四方客貨。富實京師。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年。朝廷恐妨國計。仍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南。以聽巡撫賈銓提督。開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卽今徐呂二洪。下至清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清。衛河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千百餘艘。又訪山東、河南及大明等府。起運京糧。亦因河淺。俱赴京內買納。况商販少至。以致京師米麥翔貴。物貨騰湧。且畿內耕穫有限。而四方買糴無窮。幸值歲豐。民食尙乏。倘遇凶荒。將何以賴。陸贄有云。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儲之帑藏者。有急而需。一朝可得。今畿內之地。正當充實。豈容虛耗。况南京進貢馬快船隻。亦皆阻誤。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水。泉脈微細。以致淺澁。其汴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河。經曹州。至鉅安興。募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汶水。通臨清。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闊。亦可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清兩河。均得河沁之濟。而衛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稅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橋至臨清。得免濟寧一帶。開座擠塞留滯之弊。甚

爲便利。伏乞聖明留意幸甚。

陳建

建都論全

按古今天下大都會有四。曰長安。曰洛陽。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然論時宜地勢。盡善全美。則皆不如洛陽。何也。夫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後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故宋范仲淹深欲營都。而時憚興作。識者恨焉。國初懿文太子受命。歷相都邑。亦以洛陽爲上。使懿文不早世。遷都必矣。幽燕形勢。自昔稱雄。會通漕運。今日頗便。建都宜矣。然北太近。南太遠。越北距塞。不二百里。無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守。南距珠厓。六詔殆萬里而遙。非所謂居中而應四方矣。使吾中國武備。常如祖宗之盛。猶之可也。苟邊圉不固。則胡騎疾馳。自潮河川古北口。一日可至城下。且近日紫荆諸關。往往失守。則形勢失矣。黃河遷徙。衝決不常。而轉漕幾于不便。每秋高馬肥。兒輒起搶黃裏之思。人稱京城爲黃裏。所幸者。國家福祚無彊。而人惟利抄掠。倏來忽去。無爭王競帝之志耳。設或如邱文莊所慮。虜騎疾馳。進據臨清咽喉之地。則形勢與漕運併失之矣。可慮不尤甚乎。祖宗之時。只知其甲兵之強。國勢之盛。都南都北。無所不可。而不知強弱無常形。盛衰無定理。創業方興之勢。與承平恬熙之世。固倍蓰什百不侔也。今嘉靖聖天子勵精圖治。而醜虜猶時肆憑陵。馬直抵近郊。京師九門。爲之晝閉。昌平陵寢。爲之

震驚居庸、紫荆，爲虜坦途。良鄉、通州，爲虜外府。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杞人之憂，日深耿耿。

昭代經濟言卷十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探花，官至東閣大學士，加上柱國，贈太師，謚文貞。

椒山銘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爲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虜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吏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

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蜥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乃自破磁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季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無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尙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

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壻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曰應箕。皆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太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萬一焉。□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參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參君狀。銘曰。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羣姦漸滅。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張居正

省議論刪

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跲。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

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于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去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若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譴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旣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尙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諫。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尙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紀綱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扈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乾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重詔令

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

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參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始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卽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聖裁。

覈名實

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總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

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概。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以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專用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不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才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惟願皇上。慎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於國家。雖嘖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勳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

職業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參議久者。卽可陞參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聖裁。

固邦本

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撙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

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卽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尙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於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利害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卽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督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飭武備

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

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略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著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伺其空虛。以制之。虜卽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數者。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尙以虛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著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尙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閒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

弱不堪者。卽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論邊事刪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城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沈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請敷陳謨烈以裨聖學全

先該臣等面奏。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治理。於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陳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說。面請裁決。伏奉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

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聖聰。卽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奏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意。啓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羹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旣眞。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於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不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閔。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於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簡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向。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

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日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卽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卽於講後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閒。卽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愈進於高明。聖治益躋於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全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壅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驚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濫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

俺會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句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正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國中。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旣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元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高儀

議便殿親政全

竊惟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兪吁咈。情意罔閒。上常導下之言也。則曰。予違汝弼。又嘗恐其不盡言也。則曰。汝無面從。所以君臣道合。血脈流通。古今稱盛治者。莫能加尙。迨我朝列聖相承。每每接見輔弼。延訪

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對無時。明良喜起。庶事成熙。國家萬世太平之業。端肇於此。至於御門之規。日奏數條。不過沿襲故事。似涉虛文。惟我皇上登極數日。卽出御門。今旣久臨朝。寧威儀已復祖宗之舊矣。但朝堂上體統森嚴。拜起唯諾。勢相懸隔。若止循例而朝。一朝而退。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竊恐情意不相接。見聞未免日壅。百凡諸司奏牘。中外事情。豈能一一盡白於聖衷。而頓然了悟也。卽今山陵已畢。典禮就緒。經筵日講。復賜舉行。諸凡大綱大禮。亦旣燦然明備矣。而惟便殿親政。尙未之及。而不容緩。伏望皇上。仰稽列聖之盛典。俯納諸臣之忠言。自今開讀以後。每日常朝罷。卽御文華殿。除內閣輔臣。日侍講讀。自應隨入供事外。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時召見。卽將覽過部院題奏。本內干係大賞罰。大黜陟。大典禮。大刑獄。大軍機。大會計。與凡一切大政令。合當詳議者。特降清問。許令部院官陳述始末。內閣輔臣。卽議擬可否。於是皇上加以睿斷。親賜裁答。倘有事體疑難者。雖再三商確。然後答旨。亦無不可也。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輪二員隨進。如諸臣陳述未詳。議擬未當者。許令公同評正。至於輔臣講讀之餘。仍乞皇上。親發玉旨。咨詢治道。或將各項章疏。應該票擬者。令其卽在御前看詳。面請宸斷。如此則萬機之理。日熟於聖衷。而四海之治。可運於掌上。於以軼五帝三王之盛。於以紹二祖七宗之休者。誠不外於是矣。

再請東宮出閣刪

有國者。不能不重其本。愛子者。不能不使之勞。故燕翼之謀。莫先于養正。習尙之慎。實急于冲年。考之古

昔教太子者。方在襁褓。而卽廩師。傳翌保之儀。或在髻鬣。而時篤親賢。齒讓之儀。凡若此者。非故苦之以拘迫之情。施之以躡等之教也。方在童蒙。知識一開。全在習養。習之以正。則趨向日端。習之不正。則志慮日放。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蓋至重也。敬惟東宮殿下。爲聖皇元允。睿質殊常。去歲冊立禮成。羣臣稱賀之時。仰見姿表英奇。言動中度。莫不交相慶忭。以爲聖人之子。自不凡如此。計今年及七齡。尤非昨歲之比。聰明必已大著。情實亦或漸開。理欲從違。正在此際。養蒙端教。貴在及時。如使接見師保。親近儒賢。日聞正言。日見正事。雖欲引而之不正。不可得也。如或不接外廷。不就外傳。正言罕聞。正事罕覩。雖欲引而之正。亦不可得也。臣等仰惟皇上。聖見高明。亦必于宮中。豫爲教養。或量授詩書。課習章句。諒所不廢。然其所與燕游伴讀者。則必皆近習之輩。竊恐所聞者。無非近習之言。所見者。無非近習之事。漸染既久。則性真或爲所蔽。志尙未免少移。比及十齡。然後出閣就學。卽能勉強規正。亦且力倍而功半矣。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甚言養正之功。不可不早也。

議停買玉石刪

慎乃儉德者。哲后之永圖。不寶遠物者。明王之盛軌。皇上臨御以來。躬節儉以風萬邦。示敦樸以先天下。罷不急之工作。停非時之採辦。薄海內外。仰頌聖明。罔不懽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所謂千載一時也。迺今收買玉石。一朝費價。輒至萬有七千餘金。且尙以爲不足。而復欲增買。似此舉動。流傳道路。實駭聽聞。仰惟皇上。恭儉性成。豈肯爲此奢糜之事。或者左右之人。妄意希寵。欲以珍玩奇巧。蠱惑聖心。於是瀆奏。

收買。以試皇上。而皇上偶不之察耳。蓋收買回夷玉石。祖宗原無此例。嘉靖二十六年以後。雖曾有之。然或買或否。不以爲常。而其所買者。又皆選擇精良。斟酌留用。未聞不論美惡。傾囊盡收。如今日之甚者也。況內府寶藏。積自累朝。必先充牣足用。而玉石之類。原無敝壞。豈至缺乏。即使稍欲增新。所需亦當有數。似此六百餘斤之廣。將安用之。奈何以不貲之財。供無益之費。惠利姦宄。取譏遠夷。臣等切爲聖明新政惜也。且方今邊儲匱乏。措辦甚艱。閭閻困窮。拯救無術。正宜撙節財用。以濟國家之急。而迺輕糜萬金。不復顧愛。豈所以示天下哉。

慎臨幸刪

仰惟陛下。一身膺昊天明命之重。荷祖宗付託之艱。乘輿出入。自有常度。一舉一動。關係非輕。考之往古。人君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逮我國家定制。惟郊祀大典。每歲聖駕親行。若耕籍。若幸學。惟登極之始。纔一舉行。餘皆不復輕出。無非尊朝廷。崇宗廟。崇九重端拱之體。而戒無事慢遊之失也。昨者陛下有事于方澤。軍民環堵擁觀。謂祀禮久廢。而陛下一旦能舉數十年湮墜之典。故不覺其踴躍瞻戴。亦猶喜見漢官威儀之意也。今陛下忽欲出幸藩邸。則其行無故。其出無名。大小臣工聞之者。莫不相顧惶惑。竊恐陛下佚遊之端。將從此始。其于朝廷政體所係。誠非細故也。况六飛所至。警蹕森嚴。法駕在前。百辟在側。宮室道塗。所當預修。扈從供億。所當夙戒。凡有臨幸。必須有司擇日具儀。先期題請。奉有成命之後。通行預備。方可臨期無誤。今無故而忽有傳奉之旨。遽然行於各衙門知會。皆不知所俟候者何爲。所不

許怠誤者何事。萬一所司。或有不潔不肅。卽欲以罪加之。又非所以廣陛下仁聖之德。而彰和平之治也。

三請冊立東宮刪

人君善于圖治者。必以建儲爲先。而人臣忠于謀國者。必以建儲爲急。蓋建儲豫則國本定。國本定則人心安。所以宣邦家熙洽之光。而綿奕葉昌隆之祚者。由此其基也。恭惟皇上。大德光前。至仁啓後。篤生元嗣。已踰六齡。祥承九廟之遺庥。慶衍萬年之統緒。元良有在。中外咸所忻瞻。主鬯得人。臣民莫不交戴。所有早建青宮。而豫端蒙養。宜有不可緩者。昨歲該臣等兩次題請。初則諭以後行冊立。未卽允俞。旣而留中不報。久靳成命。臣等退而踧踖。不敢復言。然竊伏自思。朝廷重務。莫此爲急。一日不舉。有司一日之責。臣等職叨邦禮。若使大典闕遺。而不上請。非人臣謀國之忠也。况查得宣宗皇帝。於宣德二年生皇子。甫二歲而冊立。憲宗皇帝。於成化六年生皇子。方六歲而冊立。孝宗皇帝。於宏治四年生皇子。纔二歲而冊立。載在國史。班班可考。今皇子雖在冲齡。而舊典可據。况聞奇表秀發。睿質異常。必須冊立之儀。旣舉。然後教養之禮可行。方此春陽布令之月。實惟青闈肇典之期。用是不避煩瀆。再干天聽。伏望皇上俯答。

議典禮刪

一郊社之禮。查得國初建國。丘於鐘山之陽。用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太歲從祀。建方澤於鐘山之陰。用

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從祀。俱奉仁宗淳皇帝配。及築朝日壇於城東。築夕月壇於城西。用春秋分行事。夕月亦星辰從祀。俱不奉配。洪武十年始定合祀制。每歲正月擇日行於大祀殿。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永樂十八年北京大祀殿成。行禮如常儀。洪熙元年增奉成祖文皇帝並配。嘉靖九年始建圓丘於南郊。冬至祀天。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從祀。建方澤於北郊。夏至祀地。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俱奉太祖高皇帝配。又建朝日壇於東郊。以春分祭日。無從位。建夕月壇於西郊。以秋分祭月。亦以星辰從祀。俱不奉配。臣謹議得圓丘方澤載在周禮。天地分祀之說。蓋昉於此。自漢以來。歷代分合不常。而諸儒議論亦皆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與一時儒臣斟酌考訂。首建分祀之禮。其後因感齋居陰雨。始改合祀禮於大祀殿。至我皇考大行皇帝。仍建四郊。如洪武初年之制。蓋太祖始分而後合。皇考則改合而爲分。然我皇考之更制。卽我太祖之初制也。今以分祀有年。於古禮旣爲可據。於舊典又爲相合。似難重復紛更。合無照例。南北二郊。於冬夏至日。恭請聖駕親詣致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其東郊照例以甲丙戊庚壬年。西郊以丑辰未戌年。聖駕親祭。餘歲遣官代行。至於太歲近年不以從祀圓丘。而於歲暮孟春遣官專祭。似爲得體。合當如舊舉行。惟天神地祇旣已從祀南北郊。而於仲秋復有神祇壇之祀。似爲煩數。合當罷免。伏乞聖裁。

一祈穀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祈穀之禮。惟於郊外籍田之上有先農壇。遂耕籍田。永樂後惟遇列聖登極之初。行耕籍禮。乃親祭。其餘每歲遣順天府官代祭。嘉靖九年始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禮於大祀殿。

十年以啓蟄日。改行於圜丘。十八年復改行於元極寶殿。遂爲定例。而先農之祭亦不廢。臣等謹議得。禮稱元日祈穀於上帝。然行禮之詳不可考見。我國家先農之祭。蓋卽祈穀之遺意。近年皇考俯納言官之請。肇舉此典。夫旣祭先農。復云祈穀。二祀併行於仲春。不無煩數。似爲可省。況於元極寶殿行禮。當禁嚴之地。而使百官陪祀。宵分出入。事體深有未安。臣等竊以爲祈穀之禮。合當罷免。止於先農壇行事爲宜。恭遇聖主登極。則親祀先農。併行耕籍禮。其餘每歲仲春。仍遣順天府官代祭。則於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大享之禮。查得祖宗廟原無大享之禮。嘉靖十七年。我皇考建明堂大典。以季秋享上帝。奉睿宗獻皇帝配。尋乃撤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每歲惟於元極寶殿。遣官行禮。以爲常。臣等謹議。明堂大享。雖稱古禮。而制度之詳。亦不可考見。皇考肇舉此祀。無非所以追崇睿宗。則睿宗爲嚴父。自皇上視睿宗。則睿宗爲皇祖。若今日而仍奉睿宗以配帝。似與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不甚相協。恐非所以妥睿宗之靈。而安皇考之心也。又况元極寶殿。係禁垣內地。若令陪祀官員。宵分出入。於事體亦有未安。臣等竊以爲此禮亦應罷免。則於祖宗舊典。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社稷之禮。查得國初建太社。太稷異壇同壝。以句龍、后稷配。洪武十年。改建同壇異壝。以句龍、后稷配。仁宗三十一年。更奉太祖配。永樂中。北京壇成。位置如故。洪熙間。又奉成祖配。嘉靖九年。遵復初制。以句龍、后稷配。十年。復于西苑隙地。开辟爲田。樹藝五穀。建帝社。帝稷二壇。每歲以仲春秋上戊次日。行祈報

禮。臣等謹議得。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名曰太社。太稷。而帝社稷之名。古無有也。祖宗廟亦無此制。國初太社稷之建。悉遵古禮。而皇考仍以句龍。后稷配。實合太祖初制。無容別議。至於帝社稷之制。無非所以崇祈福報功之典。但思祭不欲數。數則煩。既有太社。太稷矣。則帝社稷之祭。不無嫌於煩數。臣等竊以爲止宜照舊奉太社。太稷之祭。其帝社。帝稷。似應罷免。則於祖宗舊制。庶爲相合。伏乞聖裁。

一陵葬廟祔之禮。查得我國家自宣宗皇帝以前。陵寢合葬。皆止一后。至裕陵。則二后同祔葬。茂陵。則三后同祔葬。若太廟祔享。則惟一帝一后。又后爲元配。始得升祔。恭照孝潔皇后。爲皇考大行皇帝元配。禮行合葬。永陵祔享太廟。先年神主回京之時。該本部題稱。禮宜祔享太廟。但其時未有本室。暫祔奉慈殿側以俟。已經奉有欽依外。孝烈皇后。雖曾正位中宮。然非元配。比之孝潔皇后。似爲不同。今孝烈皇后。先已祔廟。若奉孝潔皇后同祔。則二后并配。非祖宗舊制。若因孝烈皇后先祔。而遂使孝潔皇后。不得升祔。則舍元配而祔繼配。亦非祖宗舊制。况孝潔皇后宜祔之禮。皇考先年。已有欽依。近日復有遺命。臣等竊以爲皇考大行皇帝。升祔太廟之時。宜請孝潔皇后祔享。而移奉孝烈皇后于別所。仍於大行皇帝發引之先。遷奉孝潔皇后梓宮于永陵。與聖母梓宮同祔葬。孝烈皇后既已祔葬。似當以次列祔。再照孝潔皇后。孝烈皇后尊諡。尙皆未備。特降綸音。容臣等撰擬議文奏進。薦上册寶。庶幾名分正而典禮全矣。

張含

虎銜魚說全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氓失恩。則虎銜魚矣。禹山子曰。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蒙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蒙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况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鄣下無譏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姣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千金中饋而奔也。蒙復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牆。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姣。叔孫僑如。今也之姣。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爲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